

G212.2

N15

664

新闻传播学译丛

最佳写作要领

〔美〕罗伯特·M. 奈特 著

方辉盛 孙廷政 译



A0920551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最佳写作要领 / (英) 奈特 (Knight, R.M.) 著; 方盛辉, 孙廷政译.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

ISBN 7-5011-4484-2

I. 最… II. ①奈… ②方… ③孙… III. 新闻写作
IV. G2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7844 号

A Journalistic Approach to Good Writing: The Craft of Clarity

Copyright (c) 1998 Robert M. Knight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c) 1999 by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版专有权属新华出版社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最佳写作要领

[美] 罗伯特·M. 奈特著

方辉盛 孙廷政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10,000 字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 1999 年 1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484-2/G·1661 定价: 12.80 元

要使每一个时刻神圣不可侵犯。要赋予
每个时刻以明晰和重要意义……

——托马斯·曼

文化并不活跃在它的整体之中，而只活
跃在安全、强大和明晰的时刻里。

——奥尔特加·加塞特

序 言

作为一个专业新闻工作者和兼职的教师，我曾一学期又一学期地帮助我的学生攀越语言这座大山。我曾特别注意把新闻技巧和写作艺术联系起来。我的学生学会了把那些通常是新闻写作特有的规律，当做是各种传播类型（从诗歌到公文）的基本功。

许多学新闻课的学生（至少在美国西北大学附属大学学院学新闻的绝大多数成年学生）都不想当新闻工作者。他们不想干那种工时不定、高度紧张、待遇

不高、还常有受迫害危险的营生。但他们却想学习如何写作。他们认为（确切地说，我想他们认为）在新闻写作中受到的技巧训练，可使他们几乎无往而不利。

1983年当我开始教学的时候，我相信我的职责就是让他们达到这一目的。我准备了14个星期的课程，内容是概念和手段、鼓励和批评、编辑和改写的结合。其最终目的是让学生能欣赏优良写作的整体，并能分析，常常是解剖其各部分。

然而，几年之后，事情显然不像设想的那样行得通。无疑，我已能熟悉地接受一些对新闻写作的精确性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而迫切求学的成年学生，教他们学点东西。其中，少数人的确学到了新闻写作，或至少逐步上了路。但是，多数其他的人，则开学时费劲，学期结束时仍然费劲。

的确，他们抓不到要领不能怪他们。我不能指望他们懂得对他们多数人完全陌生的传播方式。其实，他们正是因为不懂，所以才来学。如果我没有用专业标准来判断他们的程度，那就得反问我自己的不足了。

我没有因为他们连基本知识都不懂而责备他们，而是先去找寻一本提供他们必备的基本知识的教科书。有的教科书教新闻原理，有的讲写作原理，但

是，不论教了什么，我的多数学生上机器敲键盘的时候，这些原理却明显地运用不到家。

我倒也不指望得到更好的结果，写作是不能通过读些讲写作的书就能轻易学会的，它必须靠实践。学生就得犯错误，而且往往在编辑或老师指出之前，他们甚至还不知道那是错了。我是这样学过来的。我所知道的每一个老新闻工作者，都是这样学过来的。

但是，这样未必就好。

后来我发现，当我把他们的错误拿出来和他们班上的同学共同研究的时候，效果却最好。我很留心地点点犯错误者的名字（上初级新闻写作班的学生的自尊心是最脆弱的）。如果学生们能看到同班伙伴语言攻关的例子而能够说“哎哟，我懂你的意思了”的话，那么，这些例子就似乎更有意思了。

经过几年，我收集的例子越来越多。每个学期都不惜大量使用复印机，而且花费的纸张也越来越多。最后，我开始认识到，我所拥有材料可能形成一本书——而且可能正是我要寻找的那本书。这样的书，尽管是为新闻工作者写的教科书，它的风格却要写得让那些想磨练自己传播技巧的非新闻工作者也欢迎。它要包括许多写作忌讳的具体例子，这些例子都是由学生们的学习它们时常常是苦涩的过程中提供出来的。这些例子为本书大部分内容提供了基础。

但是这本书还要包括自己的一套基本原理，我反复琢磨了另一套规划，部分地满足了这一要求。几年前，我判定，我把我的写作知识技能供给教室之外的人们（不论他们要求与否）共享的时候到了。结果就出了一个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专辑，刊载于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职新协）标题俱乐部芝加哥分部的获奖新闻杂志《芝加哥新闻工作者》上，题目是《正面论述所忽略的——关于最佳写作要领的随想录》。

这个专辑受到很大欢迎，以至我把它们汇成一篇，作为我上课的第二套讲义。有时我还在全国各地职新协大会举办的讲习班上散发它。再配合上一份辅助讲义，对一些真正坐下来阅读的学生，就成为非常有用的两份教材了。

更大的背景

这本书也可以弥合许多校园中一种日益增长的裂缝，即一部分从事新闻教学的人与一部分从事新闻实践的人之间的裂缝。当教师而很少甚至没有新闻实践经验，真是太司空见惯了。搞实践而很少甚至没有广泛了解和把握新闻中的各种问题以及新闻对它所要支持和保护的民主社会的作用，也是太司空见惯了。

写日常报道的记者、编辑、往往就写火灾、谋杀、毒品战、群殴、虐待儿童、抢劫银行、空洞的特写、政治阴谋、耸人听闻的审判等等，对于这些记者、编辑说，新闻的社会作用，似乎不是一个实质问题，似乎是一个只有学术价值的问题。

诚然，专业人员是关心新闻道德准则的。他们死记硬背地学习它，钻研各种禁忌戒条。他们也关心一些概念性的东西，如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之类——无论何时，只要是有人阻止他们获取他们认为当下他们采写的消息所需的事实的时候，他们就会关心起来。但是，他们把道德准则和信息自由的细微差别留给专家学者去研究，这些专家学者的职业就是把新闻工作解释为一种渠道，而渠道里载运的，则是将使媒体和舆论这些不定型的概念或多或少有所改变的东西。

而且，教传播学理论的学者往往教不了新闻写作。他们可能从理论上知道有分量的导语的重要性、直接引语的价值、主动语气的好处，知道文字简洁的概念，知道为什么用有力的名词和行为动词来阐明新闻比用一连串的形容词和副词更好。但是，由于多数没有亲身的新闻实习训练，很多人就不知道怎样指导学生通过学习这种技巧的过程。他们自己也没有搞明白，最佳的新闻写作既是没有规格的，然而同时又是“严格的”。

我坚信，如果所有的新闻教师把实践经验的真知传给学生，如果所有能教学的实际新闻工作者都来教学的话，那么，读者、听众、观众就会得到更好的服务了。

我承认，我的信念是来源于一个既教学又实践，而且两方面都干了多年的人的偏见。我们搞业务、搞技术、搞交易或搞任何事，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联系的问题。特别是从学生的观点来解决它。结果往往是学生受到的教育和训练不充分，这至少部分地是导致他们缺乏被普遍认为是当代新闻学的正确观点的原因。

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探讨这个问题，但它可能通过列举例子的办法，有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而且它肯定对那些没有机会充分进行实践的教师也有帮助。

致 谢

在完成这本书的每一阶段都有几十人帮助过我。首先想到的是芝加哥作家费奥拉·斯卡菲，他看到我收集整理学生的例子就说，“你可以写本书啦！”费奥拉可是一位不易说服的人，于是我就写书了。我还要感谢艾琳·麦考莱，她本人是相当好的著作者，她帮助我说服自己，增强写这本书的信心。

作家兼编辑詹姆斯·凯普勒帮助我决定写书所实际要干的事，这是只有好朋友才能办到的。当我弄不清是否有人会买这种书的时候，电视制作人彼得·格林鲍姆和广告社创意主任格列琴·艾夫勒都作了肯定的回答。

还有整整一批人，那就是德保罗大学新闻学研究院与我同一专科的 15 位硕士研究生，他们慷慨大方地提供了愉快的支持和良好的忠告。专科中另一位女作家马里琳·索尔蒂斯，她耐心地听我阐述最佳写作的要领，一次也没有告诉我她早已知道它们了。专科导师大卫·夏伦伯格是最热情的鼓舞者。

我还要感谢一些在我工作过程中提出批评和帮助我找寻资料的人，他们是路透社的宋歇尔·孔隆；芝加哥市新闻局编辑约瑟夫·雷利；城市新闻广播编辑苏珊·斯蒂文斯和杰弗里·芬克曼；依阿华大学写作实习班毕业生文第·麦克努尔；我的大学老友约翰·麦克劳林；《达拉斯早间新闻》为“写作辅导”下定义的保拉·拉罗克女士；芝加哥洛约拉大学的奥利弗·韦特和埃德蒙·隆雷；波尔德的科罗拉多大学的威拉德·劳兰和简·惠特；西北大学附属大学学院副院长路易斯·拉夫，还有该学院四位我的教学同事——特里·布朗、乔治·哈蒙、皮尔斯·何林斯渥兹，特别是雷·德隆。雷是我攻硕士学位时的导师，而且在把硕士论文变成

一本书的几个里继续给我提供鼓励和内容。

我特别要向依阿华国立大学出版社的朱迪·布朗致谢，如果没有她的热情支持，这本书几乎得不到接受。还要特别感谢林恩·毕秀普和她手下出色的编辑人员。

我的妻子苏珊，原是一位英语教师，她不仅把草稿整理成复审稿页，而且自始至终和我一道坚持到底。我的女儿凯利和丽依，也是这样。

在努力为本书提供内容方面，谁也比不上那成百的学生，只需问问他们就知道，他们一到大学学院就上我的新闻写作课，后来，尽管判断能力提高了还继续上。我相信，他们都继续去做更杰出的工作了。事实上，我知道他们中许多人已经做了非常杰出的工作。

人类语言的最佳部分……来自于对心灵
本身行为的反思。

——塞缪尔·泰勒·科尔律治

我让不列颠句子的基本结构深入自己骨
髓——这是一件高尚的事。

——温斯顿·邱吉尔

第一章 构成最佳写作的要素

许多（如果不是绝大多数的话）美国人，哪怕要写一个只有两段文字的便条都感到发憊。他们不把写作看成是传播事实、概念和思想的手段，而把它看做是又要上一堂处处碰到语法规则的课，而这些语法规则还是他们在读八年级的时候试图（也许不很用功）学习过，后来又淡忘了的。

这种见了英语就不自在的流行病，甚至蔓延到了以写作为生的圈子，如新闻界里。我在广播、报刊、

因特网上接收的新闻越多，我越相信，许多专业人员运用语言是能够达到精确性的。这种精确性与学新闻的学生应该照例遵守的精确性一样。它把以下两个名言结合起来：一是芝加哥市新闻局的报道名言：“如果你的妈妈说她热爱你，那也得核实一下。”一是写作名言：“每个字词都得起应起的作用，否则就该删掉它。”

美国主流新闻界和新闻学校，在教授报道的道德和技巧方面干得相当好。但它们却往往是以牺牲关于运用精确写作技术的锻炼为代价来达到这一步的。就算为了讲究准确、平衡和公正而把报道道德和技巧摆在优先地位吧，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应该忘掉最佳的写作呢？是否非得在它们二者中间选一不可呢？

司空见惯的是，今天办报纸、广播和杂志的新闻工作者都只致力于发布新闻事实，致力于击败为此而竞争的对手，以致发布事实的形式几乎千篇一律。而思想概念则不见踪影。

在一本汇集了从中世纪到现代的报道的《历史的见证》报道集中，英文编辑约翰·卡利认为，被报道的东西是很难脱离报道操作程序的，“当然，好的报道不可能摆脱语言，因为它本身就是语言。”最佳的新闻写作就包括一整套技巧，它们使事实、概念、思想、感情的发布变得平易流畅、水到渠成。

这里有些东西不但对新闻工作者有用，而且对非新闻工作者有用。对那些学习书面表达而不想接近新闻业的学生，新闻写作可提供提高写作技巧和衡量这种提高所需的精确性和规范。它强调词语的准确精练，强调要用主动语态、行为动词、刚强的名词等。追求这些，对任何类型的写作都是良好的训练，除非你写作的目的是存心以含糊和混乱误导读者、观众或听众——这也不是一种不常见的意图。

最好的新闻是把熟练的报道与散文结合起来的，它讲究清晰流畅，甚至富有感情色彩的表达，让人感到不经意地传达到受众那里。正像迈克尔·乔丹似乎毫不费力地溜到篮边一样，优秀作家也似乎是不费力地从事传播。听起来多么简单，而干起来，甚至对成名的作家说，又可能是多么困难啊。

不论是职业作家，还是一年只给亲友写一封信的人，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把自己头脑中的事实、概念、意见、感受或思想挑出来，传到读者（听众或观众）的头脑里。到了受众那里，传播的主题要像原作者头脑里时一样被受众看到、感到、听到、闻到、尝到，有同样的分量、同样的质量。

导管作用

作者——任何一个优秀作者——变成了导管，导管这个词很确切地描述了一个优秀作者是什么样的人，不论他是哪种类型或使用什么媒介：记者、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广告文字撰稿员、歌词作者、（电影、戏剧、广播节目稿的）脚本作者、电脑说明书作者等。当好导管的一个办法是使用简单直述句。

这就是“要简易”的原则——要简单、易懂，即傻瓜式。

然而，一个作者——甚至一个新闻工作者并不限于编排一串串短的散文句子，正像作曲家不限于写横笛独奏曲一样。如果整曲交响乐能更好地宣泄感情，那就采用整曲交响乐吧。尽管正如优秀的作曲家那样，优秀的作者知道什么时候简朴更好。而知道什么时候简朴更好，就意味着了解受众。

有时分析术语行话很有用。例如，如果你用“传票”一词，你就得进行解释。除非你面对懂法律的受众，你才指望他们懂得一纸传票通常是一起民事诉讼的开始。如果你的写作对象是企业软件经理，在使用“MIS”（管理信息系统）的时候，不用解释它代表管

理信息系统，大致可以通过。而谈到地壳运动而不解释使地壳变形的力，那是不可原谅的，除非你是对地质学家讲话。

术语行话都有特殊的意义，只适于专业人员对专业人员讲话。“费用”和“支出”对一个记者可能意思相同，而对会计人员说，把它们混淆了，保证国内收入署会派人来找他。

作者对一般受众使用术语行话，就成问题了。读者很可能接收到作家始料所不及的信息。通过术语行话的使用，使读者感觉，作者是在一层层地向他们说：

——“我认为，我使用你分明不懂的、夸夸其谈的话语，足以使你印象深刻，目瞪口呆。”

——“我是个思想没条理的人，也太懒，不想花时间找出同义词来使你理解。”

——“我并不懂我正在说的是什么，但我能糊弄你，让你以为我懂。”

——“我在哄骗你。”

术语行话令读者扫兴。除非你是海军陆战队的教官，否则你让你要交流的人扫兴，那你就不会得到很大收获。

最佳作者不是唯我独尊，而是设法与他的读者对话。好像读者就站在打字机或电脑终端的另一边，眼

睛直接盯着作者似的。

你问：“现在，你要知道什么？”读者、观众或听众告诉你了。于是，你又问：“好，那么，下面你还要知道什么？”读者又告诉你了，你继续与你想象中的读者进行这种刺激与反应，一直到全面透彻地阐述你的主题和表达你要表达的感情。

对绝大多数种类的短文（3000字以下）来说，有了这种对话，甚至可以免去写提纲的必要。它保证文稿像设想的那样汨汨畅流，保证环环入扣地引导读者一段接一段地读下去，使人感到天衣无缝。

好的开端

好，你确定了你的受众，而且准备与受众进行对话。但是首先你需要引起他们的注意。那道理是很明显的。然而要学起来，却没有任何别的搞好交流的规律比它更难。“1776年7月4日，费拉德尔菲亚举行了一次会议。”这样一句话会激动欧洲最大军事强国不列颠的本地居民吗？不太会的。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极端重要的是要以导语来引起受众以及编辑的注意。一个记者得到的赞扬，莫过于“你抓准了一个导语。”这项任务对诗人、小说